

C H I N A

A R T S

中國畫品





封 面	吴长江作品
封 二	于光华作品
封 三	刘金贵作品
封 底	王书杰作品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數據

中國畫品 主編，一北京：

華苑藝林出版社，2007.6

ISBN 976-8682-83-1

I 中… II 中… III 中國畫—作品集—中國—現代

IV. J. 642.1

華苑版核字(2007)第099126號

2007年6月

出版日期：2007 年 6月

出 版：華苑藝林出版社

編 輯：中國畫品編輯部

責 編：虹 杰 汪小萌

設 計：方曉强

北京地址：北京市朝陽區北京苑路172號歐陸大廈A座2003室

電 話：010-84850249

郵遞區號：100101

電子信箱：chinuhuapin2010@tom.com

書 號：ISBN 976-8682-83-1

工 本 費：38 (港幣)



于光華 作品

目录



吴长江

- 4 前世之约的艺术再现——对话吴长江
文·闻春燕

王书杰

- 16 中国传统绘画材料技法（摘录）
文·王书杰

陆燕

- 32 关键环节求索——陆燕的速写艺术
文·廖开明

于光华

- 48 意气风发 灼灼光华——于光华的花鸟画
文·殷双喜
- ~~~~~
- 写意精神的笔墨诠释——于光华花鸟画解读
文·徐恩存

刘金贵

- 64 德艺双修——看刘金贵的画
文·傅京生

寇月朋

- 80 灵化——评寇月朋的《清静世界系列》

刘荣

- 96 月印水 水映月——中国山水画创作与人文精神的构建
文·刘荣



于光华 作品



封 面	吴长江作品
封 二	于光华作品
封 三	刘金贵作品
封 底	王书杰作品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數據

中國畫品 主編，一北京：

華苑藝林出版社，2007.6

ISBN 976-8682-83-1

I 中… II 中… III 中國畫—作品集—中國—現代

IV. J. 642.1

華苑版核字(2007)第099126號

2007年6月

出版日期：	2007 年 6月
出 版：	華苑藝林出版社
編 輯：	中國畫品編輯部
責 編：	虹 杰 汪小萌
設 計：	方曉强
北京地址：	北京市朝陽區北京苑路172號歐陸大廈A座2003室
電 話：	010-84850249
郵遞區號：	100101
電子信箱：	chinuhuapin2010@tom.com
書 號：	ISBN 976-8682-83-1
工 本 費：	38 (港幣)

目录



吴长江

- 4 前世之约的艺术再现——对话吴长江
文·闻春燕

王书杰

- 16 中国传统绘画材料技法（摘录）
文·王书杰

陆燕

- 32 关键环节求索——陆燕的速写艺术
文·廖开明

于光华

- 48 意气风发 灼灼光华——于光华的花鸟画
文·殷双喜
- ~~~~~
- 写意精神的笔墨诠释——于光华花鸟画解读
文·徐恩存

刘金贵

- 64 德艺双修——看刘金贵的画
文·傅京生

寇月朋

- 80 灵化——评寇月朋的《清静世界系列》

刘荣

- 96 月印水 水映月——中国山水画创作与人文精神的构建
文·刘荣

前世之约的艺术再现

—— 对话吴长江

文·
闻春燕



吴长江简历

1954年9月24日生于天津，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。现为中国美协副主席，中央美术学院副书记、教授，曾参加“埃及首届国际版画展”；1997年美国“国际版画展”；2003年“开放的时代——中国美术馆建馆40周年美展”；首届“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”。



藏骑(炭笔、纸) 50×65cm 1993年 吴长江作品

闻春燕：自1981年到现在的25年间，您到青藏高原写生30余次，极度艰辛的写生过程让您的眼睛受到了伤害，但却更激发了您对青藏高原的热爱，并且与日俱增，用您的话说：“冥冥之中，我与青藏高原有一个前世之约……”那就让我们从这个“前世之约”谈起吧。您第一次高原之旅应该是在26岁，这个时候您在中央美院版画系读书，是什么吸引您踏上了高原的热土而且如此执著？

吴长江：第一次踏上西藏，是随老师一起去甘南藏族自治州写生。一到那里，我就感觉到牧区的厚重、丰富、浓郁、神秘与广阔，总觉得这是我内心期望已久的地方，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，找到了自己的根，这种感觉很适合我的作品表现。我毕业创作的一组石版画就是来自西藏的灵感，反映非常好，更增加了我对藏区的兴趣和信心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常常想着到青藏高原去体验，也想做一种积累，不但是素材的积累，更是心得的积累。开始有些同事不理解，说要是仅仅到牧区收集素材，去两三次就可以了，不用总是去。这么多年来我去过很多地方，比如甘肃的南部，青海的果洛、玉树，四川的甘孜、阿坝地区，云南的迪庆、德新，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。西藏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，我喜欢这片土地，富饶而神秘。尤其是康巴地区和安多地区，是藏民族中最彪悍的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。雪山、湖泊与草地相映，景色非常秀丽，但是多变的气候让人难以捉摸。曾经看过不少关于西藏的文章里描述这样的景象：原本风和日丽的天空，突然飞沙走石、狂风阵阵，转瞬间又是红日当头，险些造成飞机失事，最近还看到有人在飞机上拍到的喜马拉雅天空中出现的两条巨龙，那应该是特殊的气候形成的极罕见的现象。我自己也在乘飞机翻越喜马拉雅山去尼泊尔的过程中，从云彩里看见了壮阔、伟岸的喜马拉雅群山，那种震撼力让人无法不感叹自然造物的伟大。

那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很有特色，尽管是多民族地区，但是牧民的形象更加吸引人，他们彪悍、高大，跟拉萨、西藏的藏民形象有很大区别。这个形象不是粗糙而是粗犷，他们粗而直的线条和柔且美的曲线，极富野性，具有很夸张的气势和力量，但实际上这种力量、这种执着隐含在形象里面，隐含在行动、做派之中，一般的汉族人很难体会。

此外，不断去那些地方，这也是由我的工作状况



藏式庭院(水彩) 35×26cm 2000年 吴长江作品



吉措先(炭笔、纸) 65×50cm 2004年 吴长江作品



拿佛珠的牧人(炭笔、纸) 50×65cm 2003年 吴长江作品

决定的。我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去，一般就是一个假期，或是带学生去三、四周。我很珍惜这种积累，我觉得自己所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对于我要在作品表达中的很关键。尤其在今天，我更加明确感受到这种积累的珍贵性：周围的一些人好像得到了很多东西，得到了物质的丰富，但是在精神层面失去的将无法弥补。就拿高原民族的那种乐观精神来说，很多人难以想象，那种在我们看来是很单调贫穷的生活，他们却乐在其中，觉得很满足。这其中应该有文化的差异，有生活观念的差异，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高原民族有一种精神支撑。假使我们总是不断追求物质，将来失去的就会更多。

闻春燕：也许就是深深迷恋这片神秘的土地，不断探索这种原始的本真状态，让您创作出了一幅幅反映牧民生活的佳作，您的西藏题材的创作，在这几十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

吴长江：藏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，这在我一次次的经历中感觉到了，也看到了。经济的发展对它原有的文化，包括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冲击，甚至藏族人的形象也在潜移默化地变化着，比如说人的装束，人的眼睛……我觉得最初看见的那种强悍的近乎原始的外表，应该是我们人最初的面貌，就是人的真实面貌，这种面貌充满活力，既质朴，又直接，更富生命力。今天的社会飞速发展，生活日新月异，各种各样的消费花样层出不穷，但是这些东西应该不是人生命中最根本的。对于“寻根”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探求。我画藏民族的人物题材，就是希望在作品中挖掘并体现出人最根本的生命力。另外一个创作思路就是画西藏的自然景物。大自然是要用心灵去感受的，不是泛泛地描出来的。大自然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，在这种力量面前，藏民族在祖祖辈辈生活的高原世代繁衍，体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，



抱孩子的妇女(炭笔、纸) 35×26cm 2000年 吴长江作品

这种精神是值得我用绘画的形式来表现的,这也是我坚持做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至于变化,我想在完成这段时间的积累以后,再决定我的变化。这个变化我觉得主要还在于目前可能选择的工具、材料,都是平面的,不能把我这么多年来对西藏的综合感觉体现出来。我不太喜欢现在一些“看看画画”的简单化的东西,希望找到更适合表现我的作品的新材料。

闻春燕:表现西藏人民的区域文化、自然风光的绘画作品很多,由于每一个艺术家的理解和感受不同,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。在您的绘画作品中,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常见的形式,对于绘画形式的突破,您是如何考虑的?

吴长江:目前在我的作品里面有多种形式,比如说现场的写生、素描、碳精条、水彩等等。现场创作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,这种局限性要求你必须在

短时间内捕捉你需要的对象,捕捉住那种最新鲜的感受,所以表现形式自然是采用最为熟悉的了。但是在以后的创作中,我会不断探索新的艺术形式,探索更适合表现我的绘画主题的艺术形式。

闻春燕:那么由此看来,您这几十年应该看作一个创作积累的过程。看了您的绘画,人们总是很希望能够从中总结出某些特点、经验之类的东西,否则,一些后来者将无从学起,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就失去了一条赖以生存的途径了(笑)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有必要,因为喜欢您的绘画作品的人很多,对您的作品的认知,人们还是希望有人能够传递给他们最简单和明晰的概念。如果归纳和总结您的作品特色,我认为还是您个人最了解,不是吗?

吴长江:(笑)如果说特点的话,主要是在于表现人物,高原的人物。我想把高原的人物独有的特征表现出来,比如外貌,服饰,环境……在我看来这种

东西对我们今天乃至以后的文化发展,都是有价值的。

闻春燕:关于青藏高原题材的绘画,您觉得自己的作品是否已经形成了整体面貌?

吴长江:目前的绘画作品还没有形成整体的面貌,我认为作品中应该有更强更内在的东西反映出来,但现在还没有形成。形

当代文化的特点,这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创作,而是通过艺术创造体现今人的智慧。如果说创作出来的作品始终追随着流行,它便没有生命力。

闻春燕:听您这样说来,这应该是一种文化使命,为了完成这个使命,您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去积累,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
她是值得的,她是人类的一个缩影。人原本就应该是这样质朴、率真的,经过时代变迁、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,才形成了今天的样子。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可能过去我们就是这样的状态,或是接近这种状态,但是今天变化了,重新挖掘这些东西还有没有价值?还要不要发扬光



搬家 138×69cm 吴长江作品

成明确的艺术特色是我的设想,我需要时间积累,然后慢慢画出来。因为表现人的生存状态,比如说藏民族居住在帐篷里头,转移草场等等,这些生活的场景本身都包含着人的家园意识、迁移概念。人类其实就是那么过来的。我觉得这对今天的人认识生活很有借鉴意义,所以在这方面我做的积累时间比较长,也想一直做下去。今天在这种交流与思考的过程中我更加确定这个做法。我的不少美术界同道也形成了这种共识,那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发掘下去,构建中国

坚持了这么多年,您仍然很有信心么?

吴长江: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下去,只是希望竭尽所能去完成。刚才谈的也是我的一个基本思路,在这中间有很多累积的过程,我曾经对西藏的历史做过较长时间的了解,也试图接近西藏的文化,去过达赖、班禅的家……我想尽可能地对所有跟西藏有关的文化、宗教现象多一些近距离接触。这还不能算是研究,因为藏学本身就非常深奥,无论是它的文字、语言还是历史……这个民族,我觉得表现

大?如何发扬光大?

古今中外的艺术品,它所表现的东西,它所体现的人的精神,都有一致性。比如说在比利时的根特,我看了凡艾克兄弟的《羔羊的崇拜》(在1432年他们兄弟俩首先使用了油,把绘画从蛋黄调颜料画变成油画),这幅作品用了13年的时间才完成,是地毯画,每600个格、每一个可以折叠的扇都是一幅画。画面表现的是西方宗教的多个方面。这幅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多年前的人类的智慧。其实人类必须传承的应该是这种文化和智慧,而不是今

天我们还有人能画得更好,或是能画得比他还细腻细致,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(《羔羊的崇拜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品之一,这幅画现陈列在圣巴沃大教堂。圣巴沃大教堂和钟楼、佛兰德斯伯爵城一起构成了佛兰德伟大历史时代的里程碑,12世纪将这座城市带入伟大的繁荣时代。)

样如此。目前艺术界出现了简单化、庸俗化的倾向,值得每一位从事艺术的人反思。我认为只有具备一定研究能力而且做了充分积累——不只是自己绘画创作的积累,还包括对艺术,对文化不断学习和研究的积累,并且有志于发展今日中国的现代美术的个体逐渐多起来,我们这个时代的

多,而展览只是很短的时间,大多数人看看就完了,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。再者,做问卷调查也不是我的发明,日本的一些展览会就常用这办法。我在问卷上设置了一些题目,比如关于作品的感想,你认为好的作品,不好的作品、你的职业、年龄,怎么得到这个展会消息的,等等。这样



高原人家 139×69cm 2000年 吴长江作品

在尼泊尔,我看到了14、15世纪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,实际就是铜像、佛像,做得非常好,体现着工匠的艺术创造力,也体现出了那里的人文精神,作品糅合了一种很虔诚的宗教崇拜的热情,所以这样的艺术品才会有独特的魅力。包括尼泊尔早期的建筑特别是十六世纪前后的建筑,和雕刻都是一致的。

无论东方也好西方也好,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能够作为一种文化留下来,那么它必定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,否则根本无法流传千古。今天中国的艺术品也同

美术才有活力,才有真正的生命力。

闻春燕:我知道您去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,展出了近年来在西藏采风的绘画成果,其间还进行了问卷调查,调查的结果让您满意吗?

吴长江:之所以做问卷调查,主要是觉得现在的展览太简单。一般的展览,出一本书或是组织一个什么研讨会就完了,反馈的信息可能不是最真实、最直接的东西,我认为这样是一种浪费。每一个做过展览的人都知道,前期的准备工作、资金投入都很

就可以看出各界人士,包括很多非专业人群对我的作品的真实反映。展会上收到上千份有效问卷,支持和认可的人很多,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,对我有很大启发,更增强了我把这个研究做下去的信心。

闻春燕:我们来探讨一个最现实的问题,对于国内的广大爱好者来讲,似乎只有国画、油画、水彩画等,被视为绘画作品,素描被排除在外。我看您的作品中素描很多,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,阻碍您的作品被收藏,对于这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?



塔公牧民(水彩) 46.5×38.5cm 1993年 吴长江作品

吴长江：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有些名词的界定上区别很大，就拿“素描”来说，西方人把除油画以外的小型绘画都叫素描，我也借用了这个概念。所以尽管在我的展览中有水彩，有大幅的很细致的素描，还有寥寥几笔的速写，而我的展览名称却要用“素描展”来概括。至于是否影响他人的收藏，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，我现在的主要想法，还是把青藏高原的主题绘画完成，把我的感受用绘画形式表现出来。

闻春燕：原来在绘画作品方面，东西方人有这样的差异，那么对于绘画的呢？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区别？

吴长江：是的。东方人对纸面和布面的绘画艺术区别不大，而西方人的概念中画在布面上的东西有价值，他们认为纸面的东西不易保存所以没有价值，这是他们的传统。他们认为油画必须画在布上才能够长久保存，纸面的东西不容易保存，所以他们比较看轻纸面的东西。但是中国、日本，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就没有这样的概念，他们都在使用纸。中国使用纸的历史更长，制作纸的文化更发达，而纸张制作本身就是一种很醇厚的文化。西方油画从凡艾克兄弟在橡木板上作画距今600余年，直到文艺复

兴时期才开始用布作画，那是在500年前。而中国的纸，从元代开始到现在已有千年，很多流传下来的纸质的画仍然可以看得很清楚；又如再早一些，东晋王羲之的《伯远帖》，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书法作品，尽管已经变旧但也很清晰。当然用麻布，附上油脂，可以形成好的支撑面，肯定比纸张结实一些。但是画在纸上的东西，无论材料还是工具用的都是自然的东西，是一致的，所以也能够一体地长久保存。中国过去做纸是很讲究的，无论是特殊的材料、特定的工序，都有严格要求，今天不能比了，偷工减料的那些东西自然不能算数(笑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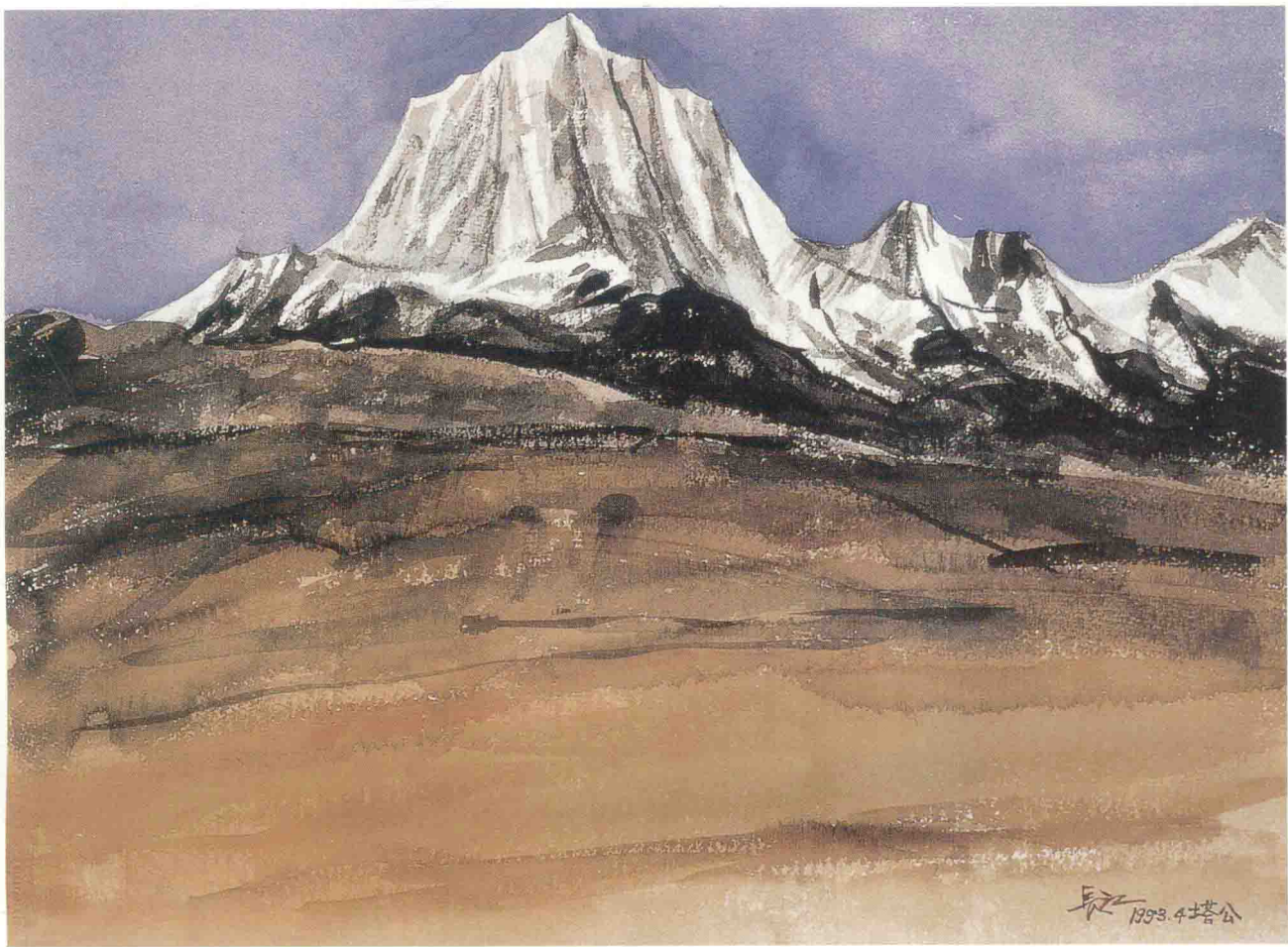
闻春燕：早就听说，画油画的人对绘画材料的研究很深刻，看来不假，而且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材料，你们也在时刻关注着。

吴长江：是这样的。一直以来，我的绘画作品选择的材料都是单一色调的，无论是水彩还是素描。我现在也在考虑应该用综合一点的东西，比如说在素描的模式里选择别的工具来表达自己的创意。我的情况可能跟别的画家不太一样，高原地区的人物，无论是彪悍的外表、张扬的气质，还是秀美的形象，都不是一般材料可以表现的。

我一直听说西藏的佛经虫子不蛀，因为写佛经的纸里面有一种毒草，所以能长久保存。这次在尼泊尔看到，就买了些这样的纸，想带回来试一试。其实这种纸是一种树的皮，生长在海拔2000米到3500米的高山上。这种树的皮就是纤维，非常结实，拽不断，比布还结实，当然用水把它浸湿就可以拽断了，但是晾干以后再合起来还是非常结实。尼泊尔的人用这些东西印刷佛经，或其他需要保存的书籍。

绘画发展到今天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还出现了立体的、三维空间的等等其它样式，大家使用材料的主动性和选择性需要更加宽泛一些。

很多画家早早地为自己的绘画作品定位，比如“我就是一个水墨画家，我不能看别的或是有别的”，甚至包括使用什么材质来进行创作都成为一种定式，这不利于绘画的发展。在我的概念中不认为画家要有什么定位，这样的状态可能不是今天的人应该来取的态度。我觉得画家应该就是这样的：是一个在纸面、布面或其它平面上来创作的画家，那么哪些材料和工具适合我的表达，适合我的那种情感的抒发，我就选择哪种。



贡嘎雪山远眺(水彩) 42.5×57.5cm 1993年 吴长江作品

我早年画过一些油画，最早的油画是1977年建军五十周年展览时参与集体创作的《北平入城》，那时我刚刚从附中毕业。现在主要是纸面的作品，各种纸面我都画，水彩也是选择适合我自己的。这么多年来，在纸的研究上我还有一定的积累，外国的各种纸，哪样的纸适合我的创作表达，我就选用。

闻春燕：绘画作品的保存与材质的关系很大吗？

吴长江：有很大关系。在中国，以前没有专门生产过什么画材，比如画素描的纸。现在条件好了，中国人世以后引进了一些国外的画材。但是纸张的生产经验也需要积累，做洋纸中国人的历史还是非常短。我说的洋纸就是素描、水彩制图的纸张，过去大批生产的比较粗糙的方式做出来的纸张，时间很短就变色了。绘画材料主要影响的就是艺术品的寿命，在中国美术馆开座谈会时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。我内心有一种担忧：五十年代以来的美术作品特别是油画，这些作品将来恐怕难以保存。因为那时候没有好的材料，特别是文革前后的作品用的

都是大量生产的搞宣传的颜料，现在很多油画都裂了。底里做的不好，颜色变乌变黑，这些都是大问题。让人看了这个作品可能感觉是过了几百年的，实际上才过了几十年。但是在欧洲，宫廷绘画或是通过传统样式完成的作品今天仍然保存得非常好，这是西方材料的特色，另外也包括恰当使用材料的方法，比如怎么用油、怎么把油澄清、怎么和色粉结合都做得很细致，放在布上也很严格地做了底。经过这样的程序，他们的这些画才得以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了，像西班牙的维拉斯凯提的作品就保存得非常好。

闻春燕：与您的谈话，让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到您的绘画创作历程，您提出的很多问题，值得每一位文化人思考并且自省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和广大艺术爱好者一起祝愿您早日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将您与青藏高原的“前世之约”在今生得以完成。谢谢。



巴颜喀拉雪山的牧民之一 吴长江作品

